



雙不齋談書

· 林雙不 ·

1. 星雲組曲

張系國著。民國六十九年十月洪範書店出版。三十
二開本。一六九頁。有事歐梵的「奇幻之旅——星
雲組曲簡論」和作者的「星雲組曲簡介」。

「星雲組曲」一共包含十個短篇，其中一篇在中國時報副刊，九篇在聯合報副刊先後發表過。發表的時候，編者都用相當醒目的字體，標示出「科幻小說」四個字。嚴格地說，我並不認為「星雲組曲」是科

幻小說；或至少，不是一般通俗的所謂科幻小說。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一般的科幻小說的背景是不可能存在的幻想世界，而「星雲組曲」的背景却是或許可能出現的未來世界。李歐梵以為這十篇小說「很明顯的主題，是在未來的世界中」；張系國自己的介紹文字更直截了當：「星雲組曲由十個故事構成，勾繪從廿世紀到二百世紀的未來世界。」因為這個未來世界是可能出現的，或必然來臨的，所以張系國用科學訓練的嚴謹態度，加上文學心靈的高度想像，對那個世界做了一些新奇但却合理的推想。

在那樣一個世界裏，「中國人民終於徹底摧毀封建專制勢力，真正當家做主；並在憲法裏明文規定，放棄一黨專政。……中華聯邦以簇新的面貌，在亞洲大陸出現。孫中山先生民有、民治、民享的偉大理想，終於完全實現」。在那樣一個世界裏，生物工程學不斷有重大突破，人造生命於焉出現；人口問題和資源枯竭的難題，都有了初步的解決方法；夢幻天視的發明，滿足了人類白日夢的綺麗想像。但是，隨着這些科技文明的高度發達，却也爲人類帶來了永恆的痛苦；某些傳統觀念的繼續存在，使人類在那樣的世界裏格格不入。特別是夢幻天視的廣泛運用，竟然造成了人類不再有夢的狀態。張系國情急大呼：「人沒有了夢，也就沒有了幻想。不能夠幻想的人類，不僅再不會做夢，也喪失了所有的藝術創造力。」屆時人類也許仍然會有快樂，却是廉價的快樂。

站在現實的世界上，張系國藉着〔星雲組曲〕往前望，替人類打開了一扇望向未來的窗。李歐梵說：「張系國的這一集子，一方面表現了他自己的社會政治理想和對將來中國的憧憬，另一方面却也代表一種突破——他從寫實的框框裏掙脫出來，使神思遨遊四

海（包括海底），真是帶給讀者不少新世界（和新的星系）……」不錯，是一個新的世界，親切、有趣却又不全然幻想的新世界。

2. 寂寞的三十七歲

石地夫著。民國六十九年十月中央日報社出版。三十二開本。二七二頁。有孫如陵、司馬中原的序、謝冰瑩的讀後和作者的後記。

剛剛談過的〔星雲組曲〕是理工博士的作品，現在要談的〔寂寞的三十七歲〕又是理工博士的作品，一學電腦，一學土木，都和所謂的正統文科無關，似乎文學之神反而特別偏愛專攻理工的朋友！

〔寂寞的三十七歲〕是石地夫的第一本書，分成上下兩卷，上卷包括散文十八篇，下卷包括小說九篇。這本書最大的特色是文字無華而態度坦率；因爲文字無華，自然有一種平易的美；因爲態度坦率，所以格外令人感到親切。讀這樣一本書，大可以完全放鬆心情，就如同面對多年知交，要聽他訴說一些生活中無足輕重的小事。司馬中原這樣談論石地夫的作品：

「坦率的自承和深切的體認，構成他多數作品的基本風骨，作品能與生命合一，更凌駕乎一般的表現技巧，他所反映的，不僅是處身海外的一個高級知識份子的自醒和自覺，而是緊握了人性共同的根鬚，作成了辐射性的共鳴。」透過二十七篇作品，林雙不不得不對司馬中原中肯的分析大聲叫好！

正是這個樣子，石地夫用平易的字句、真誠的態度，寫下了海外遊子的故國之思，不誇張，不雕飾。比方在「歸」這篇散文中，作者描述去國十年之後重回祖國的情懷，有這樣的一段文字：「故國的一切，當然並不是十全十美，無可諱言地，我們也看到了一些急待改進的缺點與劣習，但是濃烈的家國之愛，使我們的胸懷變得異常寬大，更何況有那許多改良與進步呈現在我們的眼前，因此對那些尚待改進之處，總能够無怨地容忍下來。」字裏行間隱隱透出的家國大愛，使一向鐵石心腸的林雙不，都禁不住老眼迷濛。在平易的行文裏，作者時常無意間流露出他對人生的領悟，因此有些話講得深富哲理，比方以下的句子：「人性裏最大的毛病恐怕就是自私心與惰性了。惰性使得一般人安於現有的環境，而不願輕易求變，

自私心却使得大多數的人喪失了一種自我犧牲的精神。」這種字句豈不令人心驚，可是它的字面却又如此平淡無奇！石地夫的高招也許就在於化腐朽為神奇吧？林雙不這樣說，並不是老來糊塗，妄加猜測，請看石地夫自己的說法：「我是一個平凡的人，因此我只想平凡而真實的人生裏去尋找題材，而不妄想去虛構一些哀怨纏綿甚至驚心動魄的故事。我也不願寫一些高調性的文章，因為這種文章不論文字多麼優美，含意多麼冠冕堂皇，在真實的人生裏，却像空中的星星明月一般地可望而不可及。」讀者之中不平凡的當然有，但平凡若林雙不者可能更多，因此「寂寞的三十七歲」可能適合平凡的我們——更何況，自承平凡，才有可能不平凡。

當然，「寂寞的三十七歲」還是有其瑕疵。第一、全書體例不純，小說散文而外，散文的文體差別過大。第二、「序」裏的說法前後矛盾，比方說司馬中原認為石地夫「不是一個技巧派的作家」，謝冰瑩却說石地夫「有純熟的技巧」，雖然可能是看法不同，作者在收錄時却不能不加以選擇；還有，石地夫自己的後記閒話太多，對於作品的旨趣反而多所忽略，恐

怕也值得商榷。

3. 香格里拉 (王禎和自選集)

王禎和著。民國六十九年十月洪範書店出版。三十
二開本。二三〇頁。有自序和李歐梵的「一支小調
講成的文學新曲——評王禎和的『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一書包括王禎和的五個短篇，這五
個短篇的篇名和發表年月按序如次：

- ①寂寞紅。民國五十二年五月。
- ②三春記。民國五十七年八月。
- ③伊會唸咒。民國六十三年九月。
- ④素蘭要出嫁。民國六十五年五月。
- ⑤香格里拉。民國六十八年八月。

從以上簡單資料裏，可以看出王禎和落筆的精
謹。一本兩百多頁的小說集，竟然涵蓋了前後十七個
年頭的創作時間，這種對文學的盡心盡力，可能只有
嘔盡心血才足以形容了。而王禎和的小說成就，適足
說明他痛下苦心的成果，在這一次的談書裏，請容我
們向他致敬。

王禎和善於以獨特的文字刻畫小人物的荒謬感，
「香格里拉」的五篇作品，都維持着這一貫的特色。
小人物的悲哀是免不了的，在現實生活的掙扎中，却
往往表現出一種無可如何而又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謬；
精確地抓住這一點，王禎和讓小人物在他的作品裏重
生。

類似的分析微不足道，現在我想談的，不是這種
關涉到內容本身的大問題，我只想談一些小的問題
——技術方面的小問題：

第一、我不以為「香格里拉」一文比王禎和以前
的作品高明，小全的反應合理，阿緞的反應已不只是
荒謬，左鄰右舍的反應更不免誇張。技巧的熟練可能
是藝術的成就，主題的探求却也不容忽略。葛浩文說
這篇小說「是百讀不厭、無時間性的文學作品」（「
書評書目」第八十九期第七十二頁），林雙不百思不
解，只好自承愚蠢。必須聲明一點，這兒所謂的高明
與否是和王禎和已有的作品比較，喜歡抬槓的朋友請
特別海涵。

第二、這本書副題「王禎和自選集」似乎值得考
慮，如果沒有收錄「嫁妝一牛車」和「鬼·北風·人

「，而稱之王禎和自選集，恐怕不够完整。「嫁妝一半車」被公認為王禎和最成功的作品，「鬼·北風·人」也有它獨特的地位，白先勇就曾經這樣談過這篇小說：「臺灣方言的運用，以及臺灣民俗的插入，是他刻意經營的一種寫實主義，他這種鄉土寫實作風，對日後流行的所謂臺灣鄉土文學有啓發作用。」（見白先勇的《驀然回首》第九十六頁，民國六十七年九月爾雅出版社出版）因此，光是《香格里拉》的五篇作品，恐怕不宜稱為自選集吧？

第三、李歐梵的附錄評介文字提到王禎和常有神來之筆，並舉出《香格里拉》中的兩個例子：「小嘴巴噉得老高，一瓶許圓的鹿牌醬油都可以掛得上去」、「背脊那裏彷彿有蛇蜿蜒而過，伊條地感到又冷又恐懼」。林雙不同意李歐梵的看法，却未免覺得「香格里拉」的神來之筆已然趕不上王禎和的舊作。比方「三春記」，就有不少真正令人拍案叫絕的字句，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列舉，讀者老爺不要抬槓，自己翻翻看就知道。

《香格里拉》是好看作品，但對林雙不一向尊敬的王禎和而言，不够好。

4. 古國怪遇記

拍揚著。民國六十九年十月遠流出版社出版。三十二開本。三三六頁。有自序。

談書談累了，借用高信疆的點子，暫時來段「文學因緣」吧！

話說當年林雙不在服兵役報效國家時，單位裏有一個才子型的預官；此公才氣縱橫而又兼學富五車，理所當然的便目空一切，經常聽見他大蓋特蓋，什麼他看過一本「天下第一奇書」，不說書名內容，就一口咬定別人都沒有看過；口沫橫飛，令人聽了不服氣之至。一天，素來以修養沖天而名聞於世的林雙不終於忍不住義憤填膺地問他到底是什麼書。他一面用眼睛白白的給我看，一面曰：「什麼書？憑你也配問乎？雲遊記啦，看過沒有？」原來是我高中時代的床頭書！當下便賣弄起驚天地泣鬼神的記憶神功，把該書的內容從頭到尾「演說」了一遍（蓋聽衆密密麻麻，爭睹林雙不丰采，只好又演又說），唬得他目瞪口呆，結結巴巴曰：「想不到雲遊記絕版那麼久，林老居

然看過！天下第一奇書，你說我是不是誇大其詞？」
連續請我喝了幾晚老酒，兩人竟成莫逆。

閒話表過，再談正題。到底這「雲遊記」是怎樣的一本書，竟然被那麼一個才高八斗的青年才俊如此推崇？且聽小的慢慢道來。看官！這「雲遊記」是十五年前柏楊先生出版的小說，然後有那麼一段時間，市面上突然絕跡，只能偶爾在舊書攤發現一兩本海盜版。今年十月，「遠流」王榮文慧眼識奇書，把它重排出版，改名「古國怪遇記」，正是我們現在要介紹的書也。必須特別聲明的是，雖然書名改了，內容可是一字不動，依然是天下第一奇書。

「古國怪遇記」描寫一個超越時空的朝聖團的朝聖過程。這個朝聖團由西遊記的主要角色率領，團員衆多，包括孔丘、孟軻、李師師、潘金蓮、潘巧雲、南丁格爾和柏楊先生等知名人士。朝聖團跌跌撞撞，行行重行行，經過了九個古國，碰到了奇奇怪怪的大事小事。這九個古國按序是：紅包國、猛生國、開會國、詩人國、歪脖國、西崽國、惡醫國、飛帽國和官崽國。這些國度顧名思義，對其國情特色大概都能瞭解，只有「歪脖國」比較費解；蓋歪脖者，經年累月

引頸長待公共氣車而產生的肢體異常也。

在這樣一本小說裏，柏楊先生的想像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揮。朝聖團的成員本就千奇百怪，行經的國家又都千奇百怪，行經的國家又都千奇百怪，於是發生的事情便奇而又奇，怪而又怪，妙不可言，令人噴飯不已！但是，若果只是令人噴飯，這書就稱不得天下第一奇書了。這書之奇，就奇在這些妙事看似縹緲，却又彷彿不時在你我的左右發生，使人在大笑之餘，全身冷汗，在不得不深思之後，淚流滿面。把感時憂國的情懷一寓嘻笑荒誕之中，才是本書大奇特奇之所在。

可以想見，讀者老爺必有自認為正人君子若岳不羣者（見金庸作品「笑傲江湖」，遠景版），也許會以為「古國怪遇記」離經叛道，那我們也沒什麼話說，畢竟我們只是談書，並沒有義務訓練貴閣下的幽默感。我們要說的是，某些書必須從另外的角度來看，才能見宗廟百官。

這是一本妙不可言的書，重新出版是讀者之福。只是在慶幸之餘，林雙不還有一點遺憾，就是朝聖團的行程還沒結束，想必尚有許多妙事留在後頭，不知

柏楊先生是否有意續完？林雙不先在這裡立正致謝。

5. 這一代的小說

隱地編。民國六十九年九月爾雅出版社出版。三十二開。三二六頁。有兩篇後記。

再談一本重新出版的老書，就是隱地編的「這一代小說」。這本書原先由大江出版社在民國五十六年九月出版，將近十五年後，爾雅重印，並在封面加上「民國四十五年——民國五十六年」的字樣。根據編者在後記裏解釋，這行附加的字樣是在表示：「這一代的小說」裏所收錄的是「自民國四十五年至五十六年，十年間傑出小說的代表作」。編者重印這本選集，是因為他認為「一篇作品是好是壞，必須接受時間的考驗。經過了十四年，你認為這裏的十九篇小說過時了嗎？和現代小說比起來，它們之間應該有許多差別，值得比較研究一番……。」「比較研究」則我豈敢，有些感觸却不得不談。

在談到個人的感觸之前，讓我們先看看「這一代的小說」到底收錄了哪些作者的十九篇作品。按照編

排的先後順序，我把篇名和作者抄錄如次：①南瓜（荊棘）、②天的這邊（雲菁）、③他和她（林文昭）、④等（於梨華）、⑤擁抱我們的草原（季季）、⑥白門，再見！（夏烈）、⑦單車上的時光（王令嫻）、⑧畢業（白先勇）、⑨愛的凌遲（水晶）、⑩橋（朱韻成）、⑪這樣好的星期天（康芸薇）、⑫離婚（徐訏）、⑬霧散的時候（邵儂）、⑭姨太太生活的一天（鄭清文）、⑮夢樣的歲月（孟絲）、⑯坑裏的太陽（江玲）、⑰拉東那莫畢利（舒凡）、⑱結婚（七等生）、⑲崖（司馬桑敦）。

這十九篇作品不論就內容而言，就人物刻畫而言，就表現技巧而言，或就文字運用而言，都是水準以上的作品；至少，經過了十四年或更久之後，並不比現代的小說作品遜色。這就令人感慨而值得玩味了。

現代的小說創作，有其不可否定的成績，但是比起從前，到底有沒有進步，或進步了多少，這是一個專門的問題。林雙不敢去碰它，還是把行家詹宏志擡出來比較保險。詹宏志在「書評書目」第九十一期談吳永毅的「新來的獅子」（頁八四），提及大報的「文學獎與小說獎並不能創造『文藝復興』於衰頹的

時代」，並以今年時報短篇小說的首獎作品「一九七四年」為例，寫出了如此沉痛的評語是：「一篇鄙陋的小說，文字與內涵俱無足觀；五位決選委員竟以桂冠爲凡夫加冕，真令人驚異。」「重賞」之下的作品居然如此，是決選委員沒有長眼睛乎？是自持清高的作者不願參加比賽乎？抑或是小說創作的水準已然日漸低落？實在令人憂心。

這些日子，臺灣日報和臺灣新聞報不約而同地針對王文興的「背海的人」展開批評，除了有相當不客氣的抨擊而外，還大聲疾呼，不要把現代文學帶入死胡同！

看看目前的作品，再看看十四年前編出來的選集，林雙不漸漸以爲這些人的呼喊並不是危言聳聽。是誰誤導了現代文學的發展方向？是不是大家都應該冷靜地想一想？

寫東西的人，或賣文爲生的人，能够默默寫作「藏諸名山傳諸其人」乎？他們的作品能够不發表乎？既然要發表，或要「得獎」，能够不迎合乎？是不是我們最具影響力的大報副刊發揮了不盡理想的影響？是不是我們大過於重視表現的技巧、形式和字句的「

鍛鍊」？是不是我們只記得蔥薑蒜而忽視了主菜？大報副刊近幾年來的「熱鬧」有目共睹，連一些小報也躍躍欲試。光是熱鬧夠嗎？既然談的是隱地編的小說，就再看一段隱地所講的話吧：「偉大的編輯先生，請不要再一天到晚談計劃和構想；文化理想和社會參與，在進行您偉大的抱負之前，偶爾也應該靜下心來，坐在你吃飯的傢伙——編輯桌前——把抽屜拉開，清理清理堆積如山的稿件；坦白的說，看稿改稿退稿纔是你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見「誰來幫助我」頁六八，民國六十九年七月爾雅出版社出版）這段話是不是值得副刊編輯老爺深思？

6. 拜個年

感謝出版社出好書，林雙不還有幾本書要談，却发现字數又已超載，只好緊急叫停，以免「書評書目」的老闆瞪眼！要說再見時，想到這篇談書的刊出，正逢民國七十年的開始，不能不向讀者老爺、作者老爺和出版老爺拜個年，敬祝大家年年如意！（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三日。員林雙不齋）